

红旗渠传

HONGQIU ZHUAN

刘法修 著

◆ 中国第一部全面反映
红旗渠精神的长篇小说



黄河水利出版社



红旗渠传

刘法修 著

黄河水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旗渠传/刘法修著. — 郑州: 黄河水利出版社,
2004. 12

ISBN 7 - 80621 - 771 - 1

I. 红… II. 刘… III. 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45 号

出版社: 黄河水利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 11 号 邮政编码: 450003

发行单位: 黄河水利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及传真: 0371 - 6022620

E-mail: yrcp@public.zz.ha.cn

承印单位: 黄河水利委员会印刷厂

开本: 850mm × 1 168mm 1/32

印张: 19.5

字数: 480 千字 印数: 1—3000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 - 80621 - 771 - 1 / I · 23 定价: 46.00 元

作者小传



刘法修，男，生于1935年8月，河南省林州市人。1951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6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林县县委办公室干事、县委通讯组组长，安阳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主任，《奔流》杂志特约记者。

在职期间，曾在《红旗》杂志、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旅行家》杂志、《河南日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中州评论》、《奔流》等发表消息、通讯、特写、调查报告、评论、散文等各类新闻稿件、理论文章、文学作品2000多篇，著作有《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童年血泪》、《桑家庄大队高产稳产经验》等3部。

作者亲自参与了红旗渠的建设，见证了当年林州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我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在太行山最恶劣险要的地方，劈山导河，修建人工天河——红旗渠的感人历史。几十年来，红旗渠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作者，为再现这一伟大的历史奇迹，教育后人，作者不顾年老多病，从1996年初开始写作《红旗渠传》。期间，写作因病时断时续，历时8年，最终于2004年脱稿付梓。

目 录

楔子	(1)
第一回 穆易重返林虑县 互助合作掀高潮	(11)
第二回 众仙会 献计献策 修大桥 人心大振	(28)
第三回 冒雨上山看径流 英雄渠上初练兵	(46)
第四回 大旱面前不低头 找水踏遍林虑县	(60)
第五回 振臂一挥渠线定 千军万马战太行	(78)
第六回 张铁旦抢占老君洞 “麦秸火”大闹黄牛蹄	(97)
第七回 原树全百里献技 众工匠招聘上岗	(113)
第八回 盘阳会议力挽狂澜 集中兵力分期作战	(127)
第九回 突击队激浪截流 姑娘们出师受挫	(141)
第十回 除险队飞崖除险 爆破队爆破开道	(157)
第十一回 做一备二考虑三 穆易初探鸽鹑崖	(169)
第十二回 铁牛木马快如飞 天线卫星空中行	(179)
第十三回 太行肃穆悲壮士 漳河呻吟哭忠魂	(196)
第十四回 做样板反成坏典型 保质量统一标准	(209)
第十五回 工地响彻石匠歌 姑娘初露爱慕情	(223)
第十六回 突击队勇夺红旗 众姑娘不让须眉	(237)
第十七回 后方慰问前方民工 相互促进干劲倍增	(255)
第十八回 万人会战鸽鹑崖 除险队大显神威	(270)
第十九回 爆破队连环大爆破 鸽鹑崖乖乖献渠线	(285)

第二十回	三梯队上阵失利 石营长自责身亡	(301)
第二十一回	穆易带头做表率 共产党员走在前	(315)
第二十二回	表彰会再鼓干劲 报告团走遍山村	(332)
第二十三回	山重水复路途艰难 桩号差错有惊无险 ...	(349)
第二十四回	男刚女强对手赛 “青年洞”上逞英豪 ...	(363)
第二十五回	天寒地冻人心暖 欢欢乐乐闹元宵	(378)
第二十六回	心红不怕石头硬 勒紧腰带凿隧洞	(396)
第二十七回	见钱掰成两半花 拍卖资产保修渠	(413)
第二十八回	说真话组织部长被免职 动国库银行行长把官丢	(429)
第二十九回	闯过难关是坦途 钢筋铁骨天地惊	(445)
第三十回	趁热打铁接着干 连战连捷士气振	(463)
第三十一回	男女青年建奇功 露水河上飞彩虹	(478)
第三十二回	大家动手修大渠 分水岭上歌声欢	(493)
第三十三回	付江福一语惊四座 李连巧拒婚为修渠 ...	(512)
第三十四回	领导肯定表态支持 红旗渠“黑渠”变红渠	(530)
第三十五回	红旗渠上红旗飘 工程乘上顺风船	(551)
第三十六回	浊河横卧空心坝 建渠民工尽开颜	(566)
第三十七回	“引漳入林”大功告成 隆重庆典万民欢腾	(584)
第三十八回	群众心中留丰碑 一张蓝图接着绘	(601)

楔 子

缺金缺银世间有，哪有缺水贵如油。
太行支脉林虑山，方圆百里像火球。
漳河怕火绕道走，黎民为水祖辈愁。
可怜张寨石老汉，为喝滴水把命丢。
祈雨儿子遭棍棒，连闯三趟气塞喉。
儿媳大闹张寨村，打得恶霸直磕头。
眼见人们拍手笑，个个都夸麻大妞。
老天不让穷人过，全家逃荒山西走。

这是 20 世纪 40 年代，流传在黄河、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地带，漳河沿岸，民间艺人说唱鼓词《麻大妞大闹张寨村》小段的开篇词。

话说远古时候，女娲氏抟土造山，在中华大地上，西边造了昆仑山，南边造了横断山，东边造了蓬莱山，北边造了长白山。四山当中还留有老大一片空当，她想到这当中的山，一定要造出奇峰异涧，万千气象。于是，她拴住太阳月亮，不辞劳累，天山运石，东海取水，造成了高的山，峻的岭，陡的崖，深的涧，香的花，美的果，红的藤，紫的竹，青的松，翠的柳，四时八节颜不改，年年岁岁景色新。为了千万载永固，她还给高耸入云的山峰镶了三道紫金箍，从陕西省潼关到河北省铁山，所谓潼（铜）头铁尾，绵延 800 里，太阳一照，金光灿烂，起名叫太行山。

一日，天上恶煞神从南天门往下一看，大吃一惊，哪来的这么多黄金？这个贪得无厌的天神大盗，喜上眉梢，顿生歹意。一次，他在偷吃了太阳后来到这里，想把太行山的三道紫金箍盗

走。但是，由于没有了太阳，到处漆黑一片，他虽有神骨仙眼，也难分辨清楚，顺便就点了神火。岂料星星之火，能烧万顷之田；三气之威，能变百端之火：火枪、火刀、火弓、火箭，一齐施威，半天空中，火鸦飞噪，满山野岭，火马奔腾。喷烈焰，万里通红；吐浓烟，千方共黑。火旗摇动一天霞，火棒搅云盈地燎。恶煞神盗走了三道紫金箍不说，天火一直燃烧了300年，山上的石头烧成了紫琉璃，山泉、河流、池塘、连地下的水也都熬干了。据说当时鲁班爷正在山中做木工活，天火一起，痛苦难熬，情急之中，抡起板斧一砍，从太行山支脉林虑山上砍了一个豁口，逃了出来。这个高300米、宽百余米的鲁班豁至今犹在。这些都是神话传说，无以考究。

日月轮回，沧海桑田。时序到了公元1941年，黄河、河北、山西、山东四省又遭受到百年不遇的连年大旱。入夏以来，滴雨未下，人们仰脸望天，太阳当头照，老天的眼越瞪越大，万里无云；人们低头看地，土干地裂，禾苗枯死，狂风乍起，卷着黄土红沙接天触地；人们远眺四野，泉干了，河断了，树叶黄了，杂草死了，满目凄惨，一片荒凉。遇上这种年头，位于黄河、河北、山西三省交界地带的林虑县的黎民百姓就更苦了。

据史学家考证，林虑县是因境内有林虑山而得名。这座从太行山分出的支脉，因环境恶劣，虽处中原，但先民们开垦较晚，直到东汉光武年间才在这里设置了县制。你想，本来就干旱缺水的地方，又遭受了这样的大旱，岂不是烤炉中加炭，油锅里撒盐，谁能经得起这般煎熬？为了活命，人们纷纷抛家舍土，外出逃水荒、逃粮荒。有的是举家外出，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有的是各自逃命。山路上，三五成群，连串结伙，有的向北闯关东，说要去黑龙江的；有的向南过河、渡江，说要去天涯海角的；有的向西走西口，说是要去口外的。话是这么说，真正能活命的又会有多少人？一方面，连年灾荒，本来穷得无隔宿之粮的人，会

有干粮、盘缠吗？一方面路途遥远，这里又山陡路险，青壮年男女走起来都很艰难，老人小孩咋能上路。特别是当时日本鬼子、国民党中央军、土匪多如蝗虫，整天到村上抢粮抓夫，老百姓就是噙到嘴里的粮食，他们也恨不得给抠出来，在路上遇到逃荒人的米面、干粮、盘缠咋会放过，往往是拳打脚踢，皮鞭抽，枪托捣，抢劫一空，使一家人处于绝境。所以，村庄里，逃荒路上，全家人都饿死的比比皆是。那真是，赤地千里，饿殍遍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省大灾荒。1957年在姚村乡大寨村发现的一块石刻碑文，足以说明这次灾荒的严重与悲惨：

民国30年，岁次辛巳。自夏以后，至癸未夏，约三年间，无麦无禾。众所食之，树叶野菜，更有非人所食之物，亦皆和榆皮为末食之。人物失散，畜类凋零，当困苦之时，而能生其存，益也鲜矣。有饿而死者，有病而死者，死于道路者，切割肉而食之，甚至已经掩埋，犹又刨其尸，剥其肉而食之。十份之中，死者六七。

在林虑山腹部的一个山沟里，有个村庄叫张寨。百十户人家，张姓是首户，是望族，也是老户人家，其他姓李的，姓王的，姓刘的等十几个姓，共有四十多户，据说都是给姓张的当佃户，打长工，零零碎碎搬来的。所以进村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村当中青堂瓦色，高门楼，宽街道，鹅鸣马嘶的是东家；村边上七零八落的茅房草舍，土窑，石庵，住着的是扛活的、打更的、喂奶的、看坟的。当然，姓张的五十多户人家，也不是家家都富得流油。传说明代年间，这姓张的从山西省洪洞县老槐树底下迁来的时候，是夫妇俩带着三个孩子，后来老大无子乏后，老二家一直是单传，只有老三家人丁兴旺，子孙繁多；特别是到了民国20年后，这老三第九世孙张清寿当了县民团团副，官匪勾结，欺压百姓，强取豪夺，敲诈勒索，大敛钱财，很快就暴富起来，置地1800多亩，林山两座，骡马成群，牛羊满山，盖起了有堂

楼、客厅、书房的张家大院，用上了管家、院工、丫环、保镖、家丁等一大群。

张清寿家里钱满柜，粮满仓，他又是民团团副，大权在握，特别是霸占着村上人的生命之源——水。这个村南山坡上，一个石岩下渗水，常年四季，顺着石崖流不成股、滴不连线的哩哩啦啦地往下滴，一天也能接个百二八十担水，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滴溜盆。据说当年张家从山西迁来，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水。开始人少还可以，后来人一多也就不够用了，人们就又陆续打了些旱井，夏天蓄水，到冬春季节缺水的时候饮用。张清寿当了团副后，把这些水都霸占了。他说，滴溜盆的水是他家先人最早发现的，山坡是他家的，土木石相连，这水也是他家的，别人不能再，旱井是打在了张家的土地上，就算不在他家土地上，也是蓄了从他家地里流出来的水，理应归他所有。他派家丁在滴溜盆站岗，荷枪实弹，别人不得靠近，他把所有的旱井口都由圆的换成扁的，并做了井盖上了锁，还做了特制的扁水桶打水，谁家用 water 都得掏钱向他买，每桶水的价钱随着季节变化而涨落。一桶水夏秋季一合米，冬春季二合米。同时还规定了一条，今后任何人不准再打旱井、挖旱池，因为打旱井、挖旱池破坏了他家的风水。试想，水这东西谁家能不用，仅这一项哪一年他也要搜刮穷人上百石粮食。所以村上穷人都恨死他了，人们都不叫他张清寿，都叫他“张禽兽”。

就这样一个恶人，在镇公所、县政府里还很吃得开。有多少穷苦老百姓反他、告他，不仅告不倒他，反而自己倒了霉，落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为在那个社会，兴的是豺狼，苦的是好人。

张寨村本来就干旱缺水。1941年至1943年大旱3年，穷人家遇上鬼门关，“张禽兽”霸占着滴溜盆，水价飞涨，开始是一升米一担水，后来竟涨到一升米一桶水，逼着全村七十多户

人家都得翻山越岭到八里外的母猪河淘泉水。去时上好汉坡三里，羊肠小道，当中还有一段路，像阎王鼻子的山嘴，往上看青天一缕，往下瞧悬崖百丈，脚下路宽只有一脚，从这里担水走路不能换肩，一不留神，跌下去就是晾尸滩。担水回来，还要下十八盘四里，从荆棘巨石中穿过，深一脚浅一脚，有的台阶很高，一步踏空就栽了下去。由于路途艰险，人们用的扁担都很短，外地的扁担三尺三，这里的扁担长都不过二尺半，所以林虑山一带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歇后语：张寨村扁担——瞎短。因此，老人、小孩、妇女根本不能去担水，只有男的青壮年才敢去。到了母猪河也并不是担上水就可以往回返，而是要在泉水边排队慢慢等候，细小的泉水往外涌，几个村的人排着长龙在等着，往往等一天才能挑一担水。有的为了趁人少早些担水回来，起早贪黑地去担水，半路上跌残的，被狼咬伤、吃掉的事都发生过，所以这里的水特别珍贵。人们担水往回走，桶里水表面都要放些树叶、草毛，甚至羊粪蛋什么的，说是怕漾了水，其实是怕路上别人喝。水担到了家，像吃油一样，家家能吃饭，就不喝汤，能吃硬的，就不吃软的，为的是少用一碗半碗水。淘菜水澄后涮锅，涮锅水澄后洗脸，洗脸水澄后洗衣，洗衣水澄后饮鸡狗。接人尿、牲畜尿洗衣服是常有的事，有的人一生只洗三次脸，生下来洗一次，第二次是结婚，再就是死后净净面了。

俗话说：“穷人的鬼门关，恶人的暴富路”。就在1942年的四五月间，张寨村发生了一件惨不忍睹、震撼太行山区的事件。

天不下雨，“张禽兽”同几个狗腿子一咕咚，设下了敲骨吸髓的毒计，他们要组织村民祈雨。打着为龙王爷买香烟纸头的旗号，强迫每家先出五升米、一块银洋，交到“张禽兽”家，随后，让村上所有男人，都到龙王庙跪在地上，手里拿着三柱香，在香烟缭绕中，诵声朗朗，乞求龙王布雨降霖。头一轮跪了三七二十一天，好多人跪得膝盖肿疼，甚至出血，但老天没有动静，

太阳就像大火球，烤得大地走路烧脚，摸摸烫手。接着又开始第二轮，每家又是五升米、一块银洋，送到了“张禽兽”家里，有的穷人没钱没米，就向“张禽兽”借贷，条件是借一还三，善良的人们又开始跪在龙王爷泥胎前祈祷，五七跪了三十五天，有的多次晕倒在地上，也没求下半滴雨。于是“张禽兽”又逼着大家开始第三轮祈雨，每户又须把五升米、一块银洋送到他家里，好多人家已经没了隔夜之粮、余米之钱，有地有房的卖地卖房，没地没房的只得卖儿卖女。“张禽兽”趁火打劫，难中敛财，收了穷人许多土地和房产。村民们七七又跪了四十九天。“张禽兽”还让大家跪铁绳、顶火盆以向龙王表诚心，好多人跪得鲜血染红了铁绳，又化脓成疮，头上烧得少皮没毛，燎泡成串，但还是未求来雨。

这时，“张禽兽”找来几个巫婆神汉，要降妖捉怪。说是天不下雨，主要是张寨村出了老鳖精，老天爷生气了，要想叫老天下雨，必须捉鳖精——挑马皮。传说在古时候有过这种愚蠢方法，这是一个村庄里的大家族，惨无人道地摧残飘零小户的一种最毒辣的手段。

那么今年张寨村的鳖精马皮是谁呢？“张禽兽”两眼一瞪，指着跪着求雨人群中的一个人说：“就他！”

他是谁？大家抬头一看，是刚从外地迁来不久，来这里当佃户的石山根，三十多岁年纪，憨厚老实，虽瘦骨嶙峋，倒也身板结实。“张禽兽”立时把他抓了出来，说他是鳖精马皮，支着天不下雨，害得全村人跪了一百多天。他恶狠狠地说：“今天一定要把这马皮挑下来！”

在“张禽兽”的淫威下，全村人分成了两行，每人手持一根棍棒，两行人中间闪出一条夹道，一切排列好后，“张禽兽”像狼嚎一样地吼道：“石山根，你是张寨村的罪人，你从这人行夹道里连跑三趟，打不死你算你命大，打死你了是你罪有应

得!”

这时的石山根早已吓得浑身哆嗦，缩成一团，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跪在地上，乞求“张禽兽”饶命。“张禽兽”哪里肯答应，给他的狗腿子们递了个眼神，几个如狼似虎的家伙，掂起石山根就撵进了两行人排成的夹道之中，棍棒交加，剧烈的疼痛，迫使石山根不得不向前迅跑。当然，村里人的心里也各有想头，有的对“张禽兽”的谎言信以为真，把这一百多天来遭受的苦难，都恨在了石山根身上。但绝大部分人知道，这是“张禽兽”在有意整治飘零小户，杀鸡给猴看，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因此，在抡棍子打人时，就有轻有重，有的根本就没打，抡起了棍子又轻轻地放下。只有“张禽兽”和他的几个狗腿子，是存心要治石山根的命，劈头盖脑的往死里打。石山根跌跌撞撞地跑过了百米夹道，早已头破血流，皮开肉绽，倒卧在地上。但没容他挣扎着站起来，“张禽兽”的几个狗腿子，就又抓起他撵回到了人行夹道里，又是乒乒乓乓一阵棍棒乱打，只见他被打得血肉模糊，浑身鲜血流淌，脸如土色，气息奄奄，他踉踉跄跄地连滚带爬往前挪着，“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张禽兽”还不罢休，厉声喊到：“还有第三趟呢！”几个狗腿子抬起石山根又要往两行人的夹道里撵。就在这时，只听有人大声喊道：“住手，我给你们拼了！”喊声如雷，震耳欲聋。大家定睛一看，来者是个女人，30多岁，长得五大三粗，一脸黑油麻子，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手里拿着一把耙铤，朝人们跑来，几个狗腿子还没来得及躲开，被她一耙铤打下去，就哭爹叫娘地四散奔逃。其他人一看是石山根的婆娘——“麻大妞”来了，有的吓得溜走了；同情石山根的，帮着“麻大妞”同“张禽兽”的狗腿子打了起来。

在邻近上庄村教书的石敬文听到这个消息后，对张清寿的惨无人道义愤填膺。他是一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便给张寨村的

老贫农吴天生写了一封信，让穆易悄悄送去。

吴天生接信后，串联了一批苦大仇深的佃户，都站到了“麻大姐”一边，“张禽兽”一看情势不对，就调来了家丁，可是帮着“麻大姐”报不平的人越来越多，张广富、冯水连等20多户穷人都站到了“麻大姐”一边，连给“张禽兽”打长工、放牛的马大棚、石金成等也帮着“麻大姐”同“张禽兽”的狗腿子打了起来，拳对拳，脚对脚，抡扁担，棍棒捶，土块闷，石头砸，捉对儿，揪成团，龙王庙变作角斗场，祈雨人都成打架汉。常言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帮着“麻大姐”打架的人越来越多，“张禽兽”眼看着狗腿子、家丁一个个趴在了地下，早气得口吐白沫，眼睛发直，捋了捋胳膊拿着拐杖，同“麻大姐”打了起来，可他又哪是“麻大姐”的对手。

“麻大姐”原名叫王大姐，只因为她有一脸黑油麻子，所以人们都叫她“麻大姐”。在娘家时曾练过拳术，她的父亲就是周围一带赫赫有名的拳师，把一套拳术传给了她。因此，她嫁给了石山根后，虽然家穷，经常吃一升没半碗的，但她腿脚上功夫一直没丢。只是因为她家搬来时间不长，“张禽兽”还没有领教过。“张禽兽”趁“麻大姐”弯身去扶她丈夫石山根的眨眼间，举起手中的拐杖，朝“麻大姐”劈头打去，那料“麻大姐”早有防备，飞起一脚，把“张禽兽”的拐杖踢了出去，飞在空中，翻了个筋斗，落在了一个石头上，“咣当”一声成了两截。“张禽兽”恼羞成怒，拿出看家本事，同“麻大姐”对打起来。“张禽兽”使起雄鹰展翅，“麻大姐”便用了白虎掏心；“张禽兽”使起通天炮，“麻大姐”用起了小开门；“张禽兽”使起金鸡独立，“麻大姐”用起螳螂腿，弄了“张禽兽”一个屁股朝天嘴啃泥。后来“麻大姐”趁着“张禽兽”使起饿狼扑食，她便往圈外一跳，让“张禽兽”扑倒在了石头尖上，碰得鼻青脸肿，掉了三颗门牙，“张禽兽”看自己也不是“麻大姐”的对手，擦去

嘴上的血迹，瞪了“麻大姐”两眼，灰溜溜地走了。

“麻大姐”背起自己的男人石山根回到家里——村边一个看场的石庵子里。早在她家等着的许多穷人，都催着叫她背着石山根快跑。说：“惹了‘张禽兽’就是惹了活阎王，他决不会放过你家。”有人还说，看到“张禽兽”已派人到镇上去叫人来抓你们了，其他参加打架的人都已远走高飞，“麻大姐”开始还硬着口气说：“不怕，反正到哪里也是死。”后来在众人的规劝下，才同意外出躲一躲，可是这时老公公和小孩还不在家，咋能走呢？

正在这时，孩子石碇气喘吁吁地跑进了石庵，说是他和爷爷去母猪河担水，等了一天合了两半桶水往回走，上来十八盘，在下好汉坡时一蹉脚把水倾了，爷爷担着空桶路过滴滴盆，干渴得嗓子冒火，看看周围没有人，便低头去滴滴盆里接水喝，哪料“张禽兽”家看水的，正好从大石头背面转了过来，喊了声，谁叫你偷水喝，一棍子打下来，把爷爷打死在了滴滴盆下。“麻大姐”一听，火冒三丈，放下石山根也不管了，掂起耙铤就又要往外走，去跟“张禽兽”拼命，乡亲们拉着她不让她出门，劝说道：“你们快跑吧，张清寿蛇蝎心肠，吃人不吐骨头，你们不走，恐怕连石碇的命都难保，他会斩草除根的。”石山根、石碇都哭了，哭老人死得惨，哭世道不公，穷人没有活路，也把“麻大姐”的心哭软了，乡亲们答应他们负责安排老人的后事，不用他们担心，这时石山根、“麻大姐”拉着儿子石碇“咕咚”一声，双膝跪地，给大家磕头，说：“只要活在世上，以后当牛做马也要报恩。”大家将他家三口拉了起来，帮助他们收拾了些破烂，送他们上了路。

这段风斗蛇很快在周围村庄很快传了开来。“麻大姐”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传进了民间艺人的耳朵里，经过润色加工，编成了取名叫《麻大姐大闹张寨村》的鼓词，在山区走村串户演

唱。由于唱出了民心民意，大大鼓舞了穷人的斗志，“张禽兽”虽然扬言禁唱，还抓了几个说唱鼓词的，但一手难遮天，民间艺人还是越唱越来劲，越唱越红火。

石山根、“麻大妞”一家三口逃走之后，几个乡亲商量，因天色已晚，用两个人去滴溜盆旁，看好老人的尸体，待明日掩埋。就在当天夜里，从好汉坡上下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提着灯笼，扛着一张锨；一个是十五六岁的少年，肩上扛着锨；还有人腰间挟着苇席，他们来到滴溜盆，把老人的尸体用苇席卷住，抬到山坳里埋好，在墓前立了块大石头。这一切被两个在远处看尸体的乡亲看了个真切。那个上年纪的是上庄村的教书先生，那个小孩是那教书先生的学生。待到天明，他们到老人墓前一看，竖着的大石头上写着两行字，一行是“血债要用血来还”，另一行是“石大伯不会白死”。

两个人回到村里给乡亲们一说，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暗暗高兴，知道日夜盼望的共产党毛主席就要来了，穷人的苦难快熬到头了，石山根一家的仇有报了，“张禽兽”这个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

绝不是历史的巧合，就这个当年十五六岁的小交通，12年后在林虑山区领导了一场气吞山河、波澜壮阔的、有数十万人参加的、艰苦卓绝的人民战争，惊天地，泣鬼神，劈山导河，引漳河入林虑，建设红旗渠，彻底改变了林虑县干旱缺水、贫穷落后的面貌。

第一回 穆易重返林虑县 互助合作掀高潮

三月艳阳，天空蓝湛湛的，时而飘过几朵白云。喧嚣的城市，人声鼎沸，机械轰鸣，车马如梭，战歌如潮，为提前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劳动竞赛，正在热火朝天地展开。

在中共安北地委大院里，用鹅卵石铺成的曲径小路上，一个人正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二十五六岁年纪，高高亮亮的个头，白皙的面庞，壮实的身板，粗黑的浓眉下长着一对传神的眼睛，通贯鼻下，薄薄的嘴唇，下巴几乎是方的，一身蓝色中山服和千层底鞋，衬托得精干潇洒。他姓穆名易，是地委办公室副主任，上午一上班就接到地委组织部的通知，说是崔光书记要跟他谈话，他便安排了一下工作，离开办公室，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地去找崔书记。

穆易到崔光书记办公室门外，撩起布帘进到屋里，看到崔书记抽着烟，正在翻看刚到的报纸、杂志。穆易知道，这是书记的老习惯了，每天上班后，先看刚到的报纸、杂志，按书记的说法，这叫先充充电。同时，也理顺一下思路，考虑些问题，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所以，穆易进到屋里坐在一旁，并没有吭声。

地委书记崔光，40来岁，有着一双古井般深邃的眼睛，丰满的额头略向前突出，脸的轮廓就像是用钢铁铸成，颧骨高一些，两颊形成有力的倾斜度，正直的鼻梁，垂直地对着略微突出的下巴，身材高大，穿着一身银灰色中山服，戴着一顶银灰色八角帽，十分精炼强健。他听见有人撩帘进到屋里，但并没有理